

不能说话的 的 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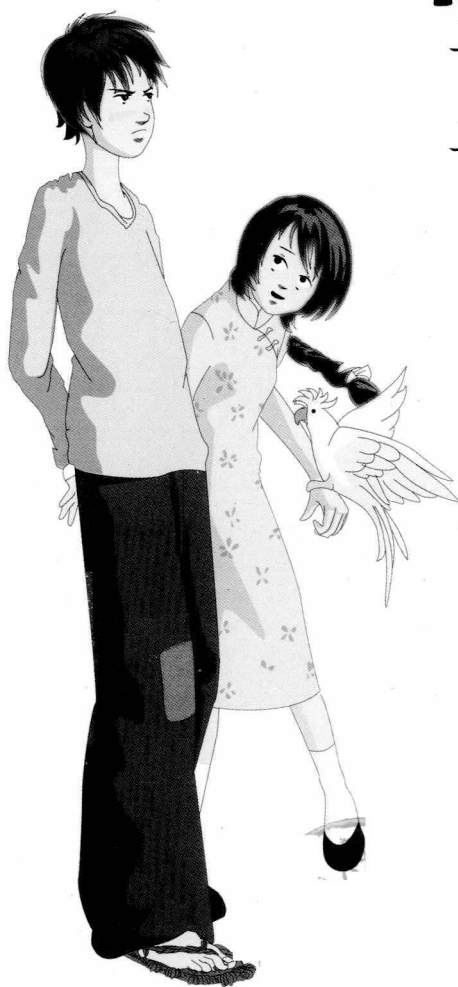
张 BU NENG
品 SHUOHUA
成 DE
著 SHIER
SUI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不能说话的 十二岁



张 BU NENG
品 SHUOHUA
成 DE
 SHIER
著 SUI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能说话的十二岁/张品成著. —南宁:接力出版社, 2003. 6
ISBN 7-80679-221-X

I. 不… II. 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0953 号

责任编辑: 余 人 封面设计: 郭树坤
责任校对: 蒋强富 责任监印: 梁任岭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目录

第一章 出乎意料的任务 (1)

傅小满很得意，但他没表露在脸上，他知道雷下他们是为他担心。去那么个地方与虎狼相伴与蛇蝎为群，稍有不慎就会送命，不是那么轻松好玩的事。他们是为他好，他们是好心。可他愿意去，他想他和大家一样，能把事情做好。

第二章 变成哑巴 (11)

他觉得喉咙火烧火燎的痛，他努力使自己显得平静些，他不想让武参谋看出什么，可后来他坚持不住了。他感觉到脸上的皮肉往一边歪着，他想那歪着的脸一定不好看，他不想自己一副丑模样，于是用双手捂住脸。他听到武参谋在问：“小满，你感觉怎样，没事吧？”他觉得武参谋的声音像风里的一片树叶……

第三章 隔墙有眼 (22)

傅小满在阴森的屋子里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气息。也许那家伙真的看出了什么破绽，他会杀了我的。他想。他倒不是怕死，他觉得没弄成什么事就这么死了有些冤，一种黑黑的东西朝他挤迫而来。

第四章 满肚子是话 (33)

傅小满拼命地摇头，他不想睡，他也不想吃，他想跟这个老馆说会儿话。他觉得他的嘴开始痒痒起来痒痒得难受，他不习惯生活在这种静寂和沉默之中。他想说话。到了这么个陌生环境，很多的东西在肚里翻腾，就翻腾出一肚子话来。他真是想说，有一种说话的冲动。

第五章 致命毒蛇 (43)

这个小组目的很明确，探明“匪区”边贸交通线的真实情况，到合适的时候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派出的那些情报人员都是调查科从各处选调来的高手，都是一条条致命毒蛇，先期神不知鬼不觉潜入共党要害地方，只等一声命令一举捣毁对方。那声命令就是春天雷响，代号“惊蛰”就是由此而来。

第六章 镇定自如 (58)

看上去谢舜年好像在和一個鬼魂说着话。那一天放牛伢失魂落魄地从树林里跑出来，从此，这个肥胖的城里怪人和幽灵对话的传闻不胫而走。

第七章 一个特殊的地方 (71)

整个白天傅小满都全神贯注地寻找着蛛丝马迹，他没想到一天的努力结果却是越来越迷糊。他看不出谢舜年到高衡来的真正目的。那会儿他突然发现谢舜年的长衫上飘着一根长长的发丝。

第八章 饶舌的人 (81)

傅小满很想和如秀聊下去，可又想立即走开，他就是那么矛盾着。他觉得如秀是个爱说会说的人，能和自己谈得投机，可现在自己哑着，如秀的话就让人难受了。如果他舌头喉咙能自由，那他就能和如秀对上话，那情形就不一样了。

第九章 恍如梦境 (92)

是个人，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就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

小满冷不丁地看着这鬼模鬼样的黑影，感觉头发一根根直竖了起来，竟然魂飞魄散身子差点瘫软到地上。他感到胸口地方像有人举着石头一下一下砸他，砸得冬冬响着。

第十章 神秘的女人 (100)

傅小满突然觉得谢家跟往常截然不同，在阳光笼罩的如秀和妇人的笑里，一扫了以往的死寂有了另一番景象。他想不起今天怎么了，好像做梦一样。他在自己的腿上捏了一把，证实不是梦。

第十一章 在县太爷家做客 (109)

院里那株柿树受了秋霜的摧残，叶子掉了一片又掉了一片。小满觉得自己哑着的日子就像那些树叶，一片一片掉着，眼看就要掉光了。

他有些慌神起来，要是药性彻底消失那份东西还没有找到，那可怎么办？……

这天谢舜年带着傅小满去了个地方。

第十二章 一场空欢喜 (124)

傅小满把钥匙捅进锁眼，他轻旋了一下，听到嗒的一声。他把大橱的门打开了，他有种做梦的感觉，他一直挖空思想把这两扇橱门弄开，没想到在这么种情形中轻而易举就打开了。他觉得自己心里也吧嗒响了一下，乍然亮起了一盏灯。

第十三章 刻不容缓 (133)

傅小满觉得奇怪的还有谢舜年那种表情，打开药罐的一刹那，有时候谢舜年突然会出现那种表情。傅小满不知谢舜年为什么会那样。他总感觉到一点不对头，他心里会跳出一一种怀疑，当不久以后谢舜年的那场阴谋昭然若揭时，傅小满才知道那个胖男人为什么会那样。

第十四章 太太之死 (145)

傅小满故意那么来着，其实他们的话每一个字都没漏过傅小满的耳朵。小满想，就是这个胖男人就是他，我们要找的那

家伙肯定就是这个谢舜年，没错。只是那份东西不知道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第十五章 祸从口出 (157)

傅小满于是悄悄离开了那屋子。那时天已经黑了，他找到那间小小的柴房。走过那片花坛时，傅小满不禁打了一个又一个冷战，不知是因为对今夜宅院里蔓延不休的恐怖气息的骇怕，还是缘于明天自己要面对真正考验的紧张？

第十六章 居心叵测的眼睛 (168)

他真想痛快地说说话，只有哑过一场的人才知道能够说话是多么好。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过过嘴瘾那当然只是奢望，但只说一句两句的总行吧？他真想听听自己的声音，证实自己确实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想听听自己久违的声音是否有些变化……

现在，傅小满最大的愿望就是说上一句话。

……他没想到自己会说那么一句话。

第十七章 血糊糊的舌头 (180)

傅小满心里有什么东西一阵一阵地翻涌着。他知道郎中是谁杀的，他也知道郎中是因为什么事情死的。郎中的死一定跟老五的到来有关。

第十八章 误会 (191)

他终于明白做英雄好汉不仅是拼一条命的事，拼一条命就简单了。冲呀杀的，活着干死了算，横竖都是条好汉。可有些任务使命不是生和死那么简单，是让你不死不活，是让你舍弃许多宝贵的东西去换取。他觉得他就是不死不活的样子。

他想哭，他觉得他很难受，他心里像被人倒了一坛黄连苦水，苦得很。

第十九章 咄咄逼人 (202)

谢舜年手那么在空中一抡，那小虫就在他肥大的指缝间了。他捏着拳，往那只手上运着力气。他感觉到那只小虫变成了一抹软东西。他感觉到那团软东西在他的指缝里成了黏糊糊

的一团。他觉得很快意，痛快淋漓。他觉得那个胡郎中就是他指缝里的一只虫虫。

第二十章 欲语还休 (211)

他想，说不定胖男人也耳闻了如秀听到他开口说话的事，姓谢的可不像别人那么好哄，他可是老奸巨猾的一个家伙。看似他不动声色，可他不声不响能把人吃了不吐骨头渣渣。另外说不定自己不小心什么地方露出点蛛丝马迹让这个家伙感觉到一点什么，他比狗还机灵，有那么一点点气味就能循迹而至……

第二十一章 无意间瞥见的秘密 (223)

阳光就从那风车谷口样的天井注入，然后有一缕就穿过那扇小窗照到谢舜年书房的那个角落。如果那时谢舜年不在那儿做那事情也许傅小满什么也看不到，要是没有阳光外面看里面黑黢黢的那也看不到，可当时什么都凑巧了，傅小满就看到了那个秘密。

第二十二章 危言耸听的鸟语 (235)

傅小满没有执行上头的命令及时撤回，保卫局里几个人着急起来。一个伢的性命，这不是小事。战场上是成天在死人，红军伤亡的事也属家常便饭，可无谓的牺牲却是让首长们揪心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有这种事情发生，尤其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

第二十三章 追根溯源 (250)

他等待的是鹤哥说出这话来在场的每个人的反应。他就想知道这个，他一直用那双眼睛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想鹤哥不可能成精，鹤哥学的每一句话都有其出处，都出自人的嘴。他不信鬼神，他不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法。他想，一定会有来源，他想知道这话的出处，这不是个小事情。

第二十四章 行踪诡秘的黑猫 (259)

气味也渗入谢舜年的书房，他皱了皱眉头，他被这种气味弄得更加烦躁不安，他想能睡一下就好了，可他睡不着。他想去个什么地方，但他觉得他被阴谋裹缠着不能离开这地方，还

有不多的日子“惊蛰”行动就要付诸实施，他不能在关键的时候出什么差错。

第二十五章 不能输在一只鹌哥手里 (269)

他想像那个人跟在他后面那副贼头贼脑的模样。他想，我一偏离这路线那家伙就会适时出现。他往后看了看，没有看见可疑的身影或者目光。他想，这家伙挺老练。不过再老练，我要走你也没办法的，到了大街上我就是水里的鱼了，想脱身那还不容易？

他突然想，就是，我为什么不一走了之？

第二十六章 蒙汗药 (281)

傅小满回来了，傅小满要不回来就好了。这个伢不回来，他就不会这样，那些七七八八的事就没了，什么事像是件东西叫这个伢带走了。等过了年，等大军“进剿”，“惊蛰”行动开始，那就好了。可没想到傅小满却回来了。他没想到这个伢会回来，傅小满一回来，事情就复杂了。

第二十七章 这里的黑夜静悄悄 (292)

他觉得他是在默默地和谢舜年对峙，他想他们在较着劲看谁能坚持下来。他们都有件东西像磁铁那么吸引着，都想能抓住那东西，都知道要得到那东西不容易。也许他们拼了很久，从一开始一直在默默对峙，没能拼出个高下，今天要彻底见个分晓了。

第二十八章 找不回从前 (303)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那些事，他们的话像些颜色各异的蜂蝶绕着小满的周身上下翻飞着。他们的话像是预谋已久早已想好了的，他们好像准备了一只大笼子，等待傅小满回来就把那笼口打开放飞那些绚丽的东西。看他们那样子他们恨不能把个春天端到傅小满面前。

第一章 出乎意料的任务



傅小满很得意，但他没表露在脸上，他知道雷下他们是为他担心。去那个地方与虎狼相伴与蛇蝎为群，稍有不慎就会送命，不是那么轻松好玩的事。他们是为他好，他们是好心。可他愿意去，他想他和大家一样，能把事情做好。



不能说话^①的十二岁

那是1933年10月底。武参谋艰难地走过那段泥泞后，来到那幢小屋。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沿山的地方全被岚烟笼罩着，小屋也浸在雾里。天有些冷，才刚入秋，天就突然地冷下来。寒风挨着脚跟往上蹿，在皮肉上贴着，直往肉里钻，冻得骨头生痛。

武参谋想，天要不冷，这帮伢还能那么老老实实守在屋里？

他推开门，一股浊烟和热气夹了细词碎句扑到他的脸上。

“啊哈哈！”武参谋笑着。

“好热闹好热闹嘛！”他说。

傅小满正说着一件什么事，眉飞色舞的，其实旁边的人未必在听。傅小满那张嘴谁都知道，他在执行队里年纪最小却最爱说，不说话他似乎嘴就痒痒。说来说去还是那点事，说不出更多的新鲜来，话说三遍嘴都臭，人家当然当做耳边风。

但傅小满就是爱说，他改不了他好说的毛病。他不管人家烦不烦，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由着自己的性子滔滔不绝。

武参谋说：“老远的就听到这屋里有人叨叨地在说话，俗语说拦不住春上的水，关不拢乌鸦的嘴，你们这帮伢呀！”

伢们没吱声，都盯着武参谋看。有人给武参谋让地方。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人脸上炸出个笑来跳出一句。

武参谋坐下来，他把手伸向那烧着的树兜。屋中间烧了棵枯茶树兜，树兜奇形怪状，暗火沿着干皮悠然地在缝隙处蔓延，暖

暖的一些热气就烘暖了这小小屋子。一屋子的烟，像雾那样在小屋里鼓胀。伢们的脸在烟里显得有些虚飘飘的。

武参谋不慌不忙地把手搁那儿烤了会儿，很舒服地揉着。

“我看真是有好事。”雷下说。

武参谋笑着。

“真冷啊，才入秋就凄风冷雨的……”他好像故意把话岔开。

令狐高云没大没小地拍了拍武参谋的肩，说：“你吊我们胃口呢，武教官你说吧。”

“是有好事，当然有好事！”武参谋说。

“说，武教官你说，有任务是吧？！”伢们嚷嚷。

武参谋说：“当然是有任务！”

伢们就像等着主人下食的鹅那样扯长了脖颈看着这个男人。

武参谋收起了笑：“有这么个事……”他有些犹豫，不知该怎么说。倒不是因为不便说，只是事情有些含混。当然是个重要任务，但似乎又很难说。上头送来情报，说敌方南昌行营调查科派出了一个重要人物。南昌行营调查科是白军的一个情报机关，直接向蒋介石负责，为施行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策略服务，意欲彻底消灭中央红军。敌情报机关南昌行营调查科陆续派出许多老牌的暗探，打入我苏区对外贸易的重要部门及地下运输线。他们的目的是要彻底摧毁苏区的经济命脉，以配



不能说话^①的十二岁

合他们的军事行动。就这么个事，他们已经把棋子布好了，他们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人当中，目前就像下围棋到了收官阶段。这是一个较大的行动，要有一根线把这些散乱的珠子串起来，南京方面格外重视，派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来统领指挥这次行动。他带着行动的计划和联络名单，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太清楚，情报没明确说明。情报要明确了就好了，可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明确的。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敌人心脏，危机四伏，脑袋别在腰带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狼群虎穴里，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已经是他们尽到最大努力得来的了，余下的该是我们的事。

也许敌人有意那样，他们派出了两个家伙。他们就是有意要搅浑水，一真一假的两个特派员。就这么回事，敌人常常弄这种名堂，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可不管真假，我们必须弄到那份东西，但要弄到他们的行动计划和联络名单，就要把我们的人打入敌人内部安插到他们的身边去。就这么个事，本来也没少年执行队的什么事，保卫局派去了两位高手，千方百计，费尽周折，两只鹞鹰终于有一只栖到了枝上，另一只却无论如何落不了脚。那个叫谢舜年的家伙狡猾得很，水泼不入针插不进，除了他自己带来的人和谢府过去的佣人，任何外人近不了他的身边。这事就有点难了。愁眉不展之际，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那家伙要找个随从。虽然要找的这个人条件很苛刻，但也只这么一线机会了。上

头说只这么一线机会也得抓住，应该努力，哪怕只有一线机会也得试试。

就这样，武参谋来到这地方。

“那你快说！” 伢们喊着。

“你看你武教官，你吊我们的胃口。” 他们说。

他们甚至怀疑教官是不是在拿他们开玩笑。

武参谋笑着。他想，这可不是个轻松的事，你看这帮伢盼什么样地盼着。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没办法，有办法才不叫你们干这些。你们是该读书的年纪，怎么能干这些？可没办法。

“你说你快说！” 有人嚷着，伢们群情激昂的模样。

他终于把事情跟大家说了。

有人说：“哦！这好事情轮不上我们吧，大屋子那帮人早揽了去。” 他说的大屋子是隔山的成人队。

武参谋说：“其中一个家伙情况有些特殊。”

“噢噢！”

“这家伙要个随从，他要个伢侍候……” 武参谋说。

伢们都张着眼窝看着他们的教官，眼窝里满是期待。他们都等着武参谋说出自己的名字。他们想这任务好，是个弄情报的任务。危险是危险，但很刺激，有危险才显出好身手。他们中的一个会被派到敌方那个重要人物身边，深入虎穴呀。等着有一天机会成熟把那份情报弄到手，就是这么回事，那肯定是个对红军十



不能说话^①的十二岁

分重要的情报。这一情报事关重大，是某个战役胜负的关键。他们想上头大概就是要在他们中间找个机警的去完成这一任务。

“是不是要我们中的一个去当他的‘勤务’？”有人自作聪明地说。

“当然！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武参谋说。

“那你说吧！”

武参谋说：“他要个随从，可这家伙鬼得很。这随从可不是一般的随从。他要防着人家算计呀，他要让人家不知道自己的隐私，他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呀，他要个年纪小的，十岁左右，还要是个哑巴。”

他们就笑了。难怪他们笑，这听起来不像个任务，听起来像个玩笑。你看要个小的，十岁，还得是哑巴，我们这儿又没十岁的伢更没有哑巴。所以他们笑。

武参谋愣眉愣眼地看大家：“你们笑什么？”

他们说：“你说你说，你接着说！”

他们此时相信这是武参谋的一个玩笑，他们不看他了，他们不再把这当回事，他们各自看自己爱看的地方。

武参谋说：“我看这事只有小满合适。”

众人更是一场大笑，他们更加相信武参谋那是拿他们开心。他们觉得武参谋装得真像那么回事。虽然一向严肃的教官平常不这样，可他们笃信了自己的推测。

武参谋拿大家开心呢。他们想。他拿大家开心。有这样的任务吗？没听说过，听起来就不像是真的，像他编出来的。

你看武参谋还一本正经的模样，他装得还挺像。他们想。

谁叫傅小满那张嘴话多？治治他治治他，早该治治他了。他们想。

没人跟小满争这个任务，他们都点着头。

“对！就是他了！”他们说。

“就是就是！小满最合适，小满最合适！”他们说。

小满也没当真，他低着头。他有些疑惑，他想武参谋不会这样，他从不这样。可这事却不那么真实。

武参谋站了起来：“那就这么说定了！”

“当然！”大家说。

“说定了说定了！”大家说。

“好吧！”武参谋站了起来，他拍拍屁股上的灰尘。

“小满，跟我走！”武参谋说。

“走?!”

“那是，这任务给你的，也只有你能去。”

“真的?!”傅小满拧着头疑惑地看着武参谋。

“这任务十分重要，我们要好好准备准备，十一月初五赶去当阳镇。首长们说了，这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任务很重要。”武参谋一脸的严肃，看上去不像是开玩笑，大家就都愣



不能说话^①的十二岁

了，僵僵地立在那儿。

“这是真的呀?! 这么说这是真的?!” 令狐高云眼瞪得老大。

武参谋说：“怎么？当然是真的，这事能跟你们开玩笑？”

“你看你们，弄半天没认真当回事，这么个事我能闹着玩？”武参谋又说。

“不让傅小满说话？”令狐高云说。

武参谋说：“装哑，不能说话，一句也不能说，一定要取得那家伙的信任……这是个难事情，这也是个重要事情。”

令狐高云想，那怎么行呢？不让傅小满说话，他能做到？做不到就会有危险，那是生命危险。

雷下说：“我去吧！”

令狐高云说：“还是我去合适，我做过勤务，能应付得过来。”

谁也没想到傅小满会哭，傅小满哇的一声哭起来，把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那哭声像是从地底下什么地方迸裂出来的，听上去让人难免要吓一跳。目光就都烙在傅小满身上了。

“谁也别争了，你们别争了好不好！”傅小满说。

“我求求你们了！”他说。多少回都是你们，没一回轮到，我，我小，我没本事，我不在你们眼角里，注定了让你们护着捂着，好不容易轮到我能有这么一回，你们为什么要跟我争？你们